

朔州，我为你骄傲

●杨惠卿

周六下午，我到了老妈家里，老人家串门不在家，我没事就躺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看看电视剧。无意中发现了一部去年就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叫《侦察英雄》。这是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连续剧，共有32集。由于故事太长，我也没时间追下去，就随意点了几集看看，纯粹就是为了消磨时间。结果，就在这部《侦察英雄》电视剧的第20集里，发现了我们家乡“山西朔州”的名字，着实让我惊喜了好一阵子。

故事是这样的：志愿军某师侦察连因战争需要扩编补充人员，就在全师里最优秀的战士中选拔侦察员。在经过夜间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泅渡、捕俘等八项侦察兵技能测试后，有八名战士进入最后的选拔行列。侦察连一班班长齐禄对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八名战士说：

“你们是进入最后选拔的八名战士。先说说你们的优势，如果没有人来应战，你们就入选了。”随后，齐禄大声喊道：

“谁先来！”

话音刚落，一个洪亮的声音随后说道：“我先来。我叫杨继武，是团侦察连的班长。在全师刺杀比赛中，打遍全师无敌手。今天如果有谁不服气，也可以在这里试一试。”

说着一位身材魁梧的战士跨出了队列。

一听说这就是全师闻名的刺杀冠军，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当然了，最后队列里谁也没人出来和他较量，杨继武顺利进入了师侦察连，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侦察兵。

侦察连连长一听说他就是全师大名鼎鼎的杨继武，就十分热情地走到他跟前，和他交谈起来。连长问杨继武说：你是哪里人？

杨继武十分响亮地回答道：“山西朔州。”

连长又说，山西朔州可是宋代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并向杨继武说：“你是杨家将的第几代子孙？”

杨继武回答说：我们那里姓杨的都是杨家将的后代，但由于时间过久，他自己也说不清是第几代。

由于后面还有十五六集的故事，我也没有再追下去。但我相信，杨继武这位朔州优秀子弟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着非同一般的表现，一定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前线，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就会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给自己的家乡——朔州争光！

我不知道，这部剧里的这个杨继武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原型。但我知道，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朔州有着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就战斗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就在我们村就有四位先辈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其中有一位名叫杨富北的先辈还在战场上负了伤，失去了一条胳膊。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一幕时，心情是说不上来的激动。我接连把这段故事看了五六次，为的就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个情节，记住这位朔州的优秀子弟，自己的长辈的名字。我还想把这一段视频剪辑下来，发到朋友圈里让所有的人欣赏。但由于业务不熟练，搞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不得不作罢，只好自己编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为此懊悔了好长时间。

我估计，这部电视剧的创作人员，最起码电视剧的编剧不是我们朔州人。因为剧中演员说他是朔州人。虽说在我们中华版图漫长历史上曾几度有“朔州”出现。但在北齐天保六年前却与我们的家乡朔州无关。直到天保六年，即公元555年，才在今朔城区的梵王寺建置朔州，两年后的北齐天保八年，即公元557年，设朔州“新城”移置于现在的朔城区古城。这里也是秦汉所置的马邑县。后经一系列的变迁，朔州的名称也多次变更。然而，重新以“朔州”名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是在改革开放的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市——朔州市。在抗美援朝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这里还叫“朔县”。尽管是这样，我还是为自己家乡的名字能够出现在一部大受国民欢迎的电视剧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虽然说我朔朔州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但作为一个传统与现代文明交融的城市，她散发着清新飘逸吸引群芳的芬芳；作为一座具有现代化品位的北方园林工业城市，她迸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作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城市，她处处都展现着一种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到处都蕴藏着创新进步的潜能。在未来，我们朔州儿女就像众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一定会以非凡的表现，一定会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的宋诗引发的感触。

宋人四雅：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宋人插花、戴花、卖花、吃花，对花的各种玩法在诗词中多有流传。

苏东坡是爱花之人。“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描述的是他赏花，而“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则描述了他到老还喜欢戴花。

诗人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词句，春雨淅淅沥沥，却不忘小巷里的卖花人，幽静的小巷里，娇艳欲滴的杏花，是不是很有画面感？

倘若穿越时空的可能，我最想到宋代去看看。在春天，我应该会被春雨叮叮咚咚敲醒，朦胧中“杏花，杏花”的吆喝声让人神清气爽，隔着竹帘，从花童的篮子里挑几枝，插在书架上花瓶里吧。

赏花兴事，写到这里快要结束，走到窗前又闻到丁香花的味道。丁香花，瓣瓣欲语，朵朵含羞，青涩着脸，无边婉转。我们这里最常见的是粉紫色和白色。赏丁香，最妙的是春月夜，悠悠春风送着香气。那一刻，你有没有试着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放空自己。会不会顿觉万物安然，生命美好，忍不住滑下一滴热泪？

三四月份，最是天气阴晴不定，忽雨忽雪，偶尔伴有黄风沙尘。然而，这些春之花，却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和承受力，成功破解属于自己独有的生命意义。

暮春，谷雨。对于赏花，我有了新的定义，新的憧憬。

“春去也，共惜艳阳天。”惜春，惜的不只是春，更是艳阳天，是少年时，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消逝的当下。

外，水多水少无大碍，土肥土薄不讲究，二三十朵小花组成的一朵大花有阻隔大，单花的花期又长，一个月不败。因此，很受人们的热捧。

2004年初夏，我和朋友到一位叫温高明的大棚花室去看花，他有坑大的五片洋绣球小苗，多数还没有开花。我们就厚着脸皮向人家要，没想到温先生极为爽快地说：“你们自己挖吧，看对啥颜色挖啥颜色。”

“这种洋绣球不是咱们过去的老品种，枝矮花繁，据说是进口的品种，我这是买来籽儿种上来的。”温先生介绍说。

我挑选了大红、桃红和白色三种颜色的小苗。四个月后，小苗变成了大苗，果然是枝矮花繁。与过去的老品种比，最大的特色是，花瓣随开随落，日日的落英缤纷，等到一个多月花瓣落尽后，授了粉的籽实便腆起了椭圆形的肚子，大约一个多月吧，籽实就形成了，掉在花盆里的，说不准哪一天就发芽了，露出了两片绿豆大小的叶片。由于是自然授粉，花色并不像扦插那样稳定，白的就是白的，红的就是红的。这倒有个好处就是，小苗出来的颜色、花朵大小都有很大的变异，我的这十来种不同的颜色，就是由那三盆杂交出来的。

与牡丹、杜鹃、茶花、菊花等名贵花卉比，绣球花的确有些土眉洋眼。然而，很多名贵花木，大都是娇气无比的，对水、肥、温度、湿度以及阳光都有严格的要求，稍有不慎便会给主人一点颜色看。我喜爱绣球花，不只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更在于它有默默无闻而又四季开放的淳朴品质。它不因时令的变化而改变其习性，它不因主人的疏忽或慢待就垂头丧气，它也不因同行们的争奇斗艳就失去信心。无论是如何的远渡重洋，还是如何的背井离乡，它都会安心地在新的主人家里茁壮生长。

对喜爱观花的人来说，有喜爱观花的，有喜爱闻香的，有喜爱肉质类的，有喜爱藤本类的，因人而异罢了。不过，如果有一间花室，绣球花是千刀不能少下的。

朔州六地赋（四）

●刘懿德

怀仁赋

君子怀仁，智者里仁。怀德者善而久处乐，里仁者慈而恒爱人。晋王量宽，堪称大器；辽主知礼，是为明君。袍马换而安疆域，金兰结而利边民。于是一地立，千古闻。

稽其北卧雁门关外，中踞大同盆地。西有洪涛绵延，东去桑水迤邐。马邑南望，凤城北至。处车马之要冲，遗古今之往事。昭君出塞，鸾驾曾经；杨业破辽，狼烟频起。宁夏巡察，驻蹕康熙；西安遁逃，过途慈禧。溯其历史，地名嬗递。上古隶属冀幽，秦汉治从班氏。魏晋归平城，隋唐置云内。辽定今名，名延后世。

夫其既承仁域，岂有俗客。沧桑历尽，风骨代存；磨难频仍，贤良辈出。马上德勤于教学，弟子立传而歌；贾正心恤乎民生，生民铭碑以勒。周继甫不畏强势，但凭功夫；赵宝臣直谏帝音，颇具胆识。嗟乎！怀仁之人杰，岂非一赋能容，千言可毕乎！

慨其多生人杰，正以久仰地灵。青山犹记，遗迹可凭。石器场一里有余，经磨日月；鹅毛口万年之久，化育文明。嗷嘶喧阗，丘山传响；研磨敲击，岩石成形。饱经风雨，历尽阴晴。朝来暮去，石破天惊。或抛石逐兽，或火种刀耕。恰先民之倔强，造后世之繁荣。

若其清凉胜地，峻丽风光。移天宮

于云顶，悬古寺于崖傍。叠嶂重峦，极目迢迢；巉岩峭壁，驰心昂昂。乐山之人，每临必万千感慨。德延千载，福荫八方。金牛建功，车碾古道；神水醱醴，天赐琼浆。睹山色而情怡，顿消浮躁；闻梵音而心静，享尽清凉。

至若金沙滩宋辽血战，两狼山杨业殉难。丹心碧血，义胆忠肝。英雄永在，正气遐传。历经岁月，几易江山。而今两地，辟旅游之胜境，开文化之新天。

尔其民俗传承，特产丰富。大旺火，旺气冲天；耍孩儿，风情高古。一城如昼，祥光占尽元夕之灯；万户通明，旺火点燃希望之炬。唱腔古怪，曾教皇子啼止而欢；声调凄然，谁解昭君夜哭之苦。糖干炉脆，饴饴面柔；黍糕肉泡，羊杂水煮。构皮革之商城，拓陶瓷之新路。城市繁荣，黎民惶惶。不虞艺术之称，应喜文明市之誉。

尔其重教育，尊师长。奖先进，助贫生；立标兵，树榜样。誉满杏坛，名闻绛帐。民营与公办并行，城镇与乡村共享。一立根本，二谋转向。四化管理，三名工程；六化兴行，五校联创。数十载名列前茅，逾万人荣登金榜。呼吁，访教育之名城，拜宣父之塑像。竟日兴叹，满怀敬仰！

吁嗟夫！幸福怀仁，仁德古都。仁行天下，德配名区。事业腾达，民生优殊。一境钟灵，龙蟠福海；八方毓秀，凤集碧梧。至矣哉！如斯胜地，宁不慕乎？

春雨天

●李绣程

浙浙沥沥的雨
敲打在檐下的阶石旁
屋顶的炊烟悠悠地飘扬
飘向村边树林的上空
家人们坐在热炕上闲话
没出群的羊叫个不停
大门洞的狗狗眼睛睁睁不睁
偶尔抬起头看一眼
路过的熟人
村里听不到平日里的
大人小孩的嬉笑声
朦胧的街巷静悄悄
等待云开日出天晴

春吟

●李义明

广武杏花节

风吹杏花和烟雨，玉露扑地沾袍袖。香销浸沃泥，翠色闹春意。大雁破门回塞北，广武城头飘彩旗。往昔古战地，今日游乐处。

塞北春晚

杨柳枝条枝头灿，桃李朵朵花骨绽。机声隆隆备耕忙，草长莺飞春盎然。

云淡风清月日落，小河潺潺晓轻寒。人勤机闹润沃土，绿肥红艳田野欢。

官地的风

●刘谦

记忆过往的事情，不仅仅是一种回顾，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鞭策我们向更加幸福奋斗，激励我们向更加美好前行。仅以此诗献给我的故乡——官地村。

——题记

官地的风，是温馨的风，齐心向好一路行。邻里相助互帮忙，异性多有结成亲。建社初期发展快，牲畜成群三驾轮。出工出力勤劳作，经济壮大集体稳。

官地的风，是追求的风，难忘村南那口井。亩上跑下诚心追，专线架电第一村。苗壮菜绿人欢笑，清流缓缓润百顷。靠天吃饭面貌变，可赞追求一大功。

官地的风，是关爱的风，水泥道路修进村。

在外不忘村育恩，家乡之事多尽心。昔日泥泞多坑凹，今朝南北畅通行。修路村人都说好，关爱之风常盛行。

官地的风，是亲美的风，亲亲美美又添井。井少地多浇灌难，夜半等水矛盾生。村民哀叹井太少，筹措打井顺民心。三井哗哗水流旺，年年青禾乐盈盈。

官地的风，是大度的风，鼓舞村民永前行。班子团结多力度，村民亲和村风正。设施齐全场所好，道路整洁街巷清。村寨民安好事多，政策惠顾万年青。

官地的风，是传承的风，继往开来有后人。品味往事激励多，先贤善举常挂心。幸福全靠奋斗来，一代一代抖精神。立志不负新时代，同心圆出幸福梦。

春来好赏花

●符春兰

常忆赏花趣事，提笔已至谷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了春天最后的时节。

每至暮春，花枝愈发繁茂，树木愈发葱茏之际，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文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心生愁绪，伤感起来了。“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绿叶渐成荫，下有游人归路。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你看王安石的《伤春怨·雨打江南树》，上阕分明是一派春和景明，欣欣向荣的画面，可一到下阕却又隐隐生出些许哀愁来。情到之处，不能自己，还要举酒“望风兴叹”道：东风啊，你慢慢吹，让春天再多停留一会儿吧，满是怜惜与不舍。

古诗词里，季节的开始和结束总与人对应，早春不说春始来，说“春未老”，暮春不说春已尽，却说“春老了”。沿着这个思路细想，发现古人惜春和今人怕老并无什么分别，都是对生活匆忙的焦虑，对年华易逝的遗憾。

如今中年看花，不会再像儿时伸手摘取插于发间，更多的是借看花梳理自己的心情。世间万物，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窃喜、自己的遗憾、自己的疮痍，只有自己最清楚。想来古人咏花诗中的“静”与“闹”，不过也是抒发自己的心境罢了。

不再一味伤春了，要回忆赏花，索性从最初萌生赏花的情愫说起。那就

是妈妈家里的炕围画，那果绿色的底子，不同题材的画面浮现于脑海。童年简单的审美和理解所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花鸟画和景物画，有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奇石兰花、鸳鸯戏水、古松瀑布、春来颐和园等。那些热炕头上的艺术品是最早对我的心灵进行艺术熏陶的，尤其是那些美丽的花儿，常常让儿时的心心生美好和暖意，并得到安慰。印象中小时候生病时，我们就睡在热炕头上。大人不在跟前时，我就贴住墙睡，用手摩挲着炕围画，想象着，感受着花儿的美好，病还竟会好得快些。此时我想起那首歌谣“仙雀雀，喳喳喳，今日送喜到你家。”脸上不觉泛起了笑意。

再长大，就赏到真正开了春天的花儿了，就是奶奶老院子里的梨花。记忆中，白色的梨花如云霞披在黑色树干上。走近梨树，你却又觉得梨花的颜色是“清”的，稍微有点寡淡，不如炕围画中的花大红大粉浓艳。即便如此，也还是央求姑姑叔叔抱起来多看多看闻闻。那淡淡的泥土气夹着隐隐的一点香，是那般的清雅难忘。成年后才理解梨花的不喧闹，它的傲气、清气、静气，是与生俱来的。如“梨花带雨”般，是不可效仿和复制的美。仿佛那个时候，我就懂得疼惜雨后落下的梨花瓣，依稀记得把它们捡起来放在罐头瓶里泡上水，继续养在奶奶的窗台上。清傲的梨花，藏

着童年时我的温情厚谊。

难忘童年梨花树下度过的每一寸光阴，难忘黄昏时炊烟中的梨花，以及老院的每个物件。所以在韩红出了《梨花又开放》这首歌后，每闻之则动容。“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原来，梨花，带着我的乡愁。

再赏花，就是工作后路过平朔公园里看那株桃花树了。成年后赏花的心情，远不及儿时的那般纯净了，而是人至中年，生活浮沉局促，不得不惘然回望时，也只剩遥远而美好的记忆了。

那桃花粉艳艳、笑吟吟的，每年三月都会准时等待着游人。我自从遇见它后，是年年去感受花开的温柔的。每年去时，都有不同年龄段的女子围着她拍照。细看前来的女子，有独自来的，有姐妹相约而来的；有自拍的，有合照的，还有的女子精心着一身白色裙装或是古装，还有带伞、带书、带丝巾的女子。诗意、春风、流年、青春、意气、张扬等这些词语都与桃花相辉映。时至今日，某时某刻，大约每个女子心里都曾爱过或者依旧爱着桃花和它的颜色吧。所以面对桃花开花时，有人黯然伤神，有人面若桃花。

有人说“杏花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杏花的颜色似粉不粉，说白不白。我去广武长城看过，去利民山上看过，去三青梁村里看过，那完全是不同的格调。而我今天写杏花，是因为最近在学

我养绣球花

●陈永胜

2003年，我从报社家属楼乔迁到如今的住处，不觉一晃就已经二十来年了。当初买带阁楼的房子目的就是空间宽大，于是在后露台上建了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阳光房，从此有了自己的花儿房。二十来年，这个花儿房迎来和淘汰过不少知名或无名的花卉，唯一没有被淘汰的就是绣球花了。我的绣球花有大红、粉红、桃红、白黄、纯白等几个品种，一年四季，姹紫嫣红，落英缤纷。

突然大声喊：“陈永胜，上台来！把桌子上的花拿来！”

我不解其意地拿着这枝花上了讲台。

“把花放下，讲台下给我站好！”老师严厉地说。

我老老实实地站在了讲台台下。

“养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家听好了，以后谁也不能养！”说罢十分生气地把这枝小苗摔在地下，一脚踏了上去，使劲地踹了两遍。可怜我的洋绣球顷刻间成了一滩绿水。

下了课后，东生悄悄地和我说：“明天天下学后，你到我家再让我妈妈给你剪一枝哇。”第二天下午，我跟着东生到了他的家里，他母亲又给我一盆盛开着的洋绣球上剪了一枝二寸多长的小枝，同时又剪去了上面的花蕾和下面的叶片，只留下头顶的三片叶子，并说：“回去栽一寸深，浇一遍大水，放在阴凉地，以后一个星期不能浇水。”东生的母亲是一位妇科的医生，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大夫，只是她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照着东生母亲的吩咐养护，二十多天后，这苗洋绣球果然生出了新叶片，随后花蕾也钻了出来，露着头嘻嘻地笑。据我母亲说，“文革”初期养花草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谁家种花，轻则铲除，重则批斗。到了后期，已经宽松了，家里养花草自然不算什么事了。只是我的那位班主任老师当时的思想还很保守。如今说与人听，犹如笑话，其实那时倒是一件严肃的事。

记得是五年级的一个秋天，我看了我们巷子后面长巷申国祯先生家里的红色洋绣球。但和人家不惯熟，所以不敢贸然开口剪枝枝。申先生是朔县鞋厂的一名老工人，那时大约五十上

下，背有点微驼，走路始终是低着头，背抄着手。申先生有个五儿子叫申五儿，好像比我小两三岁，都在二完小念书，虽说不是一个年级，但路上路下时常是相跟着的。于是就向申五儿张口，他听后神色凝重地说：“剪不上，我大大可小气呢，我六叔要个枝枝还不给呢。”

“那你能不能引我到你家看看呢？”

“这倒是能行。”那一天傍晚，申先生正好在院里的葡萄池边浇花，窗台上的五六盆洋绣球开得正旺，有大红的、紫色的和粉色的三种。我便和五儿帮着打水。后来就隔三差五地到申家看花，慢慢地，申先生大约也看出了我的心事，有一天我帮他浇完花后，首先露出了平日少有的微笑，说：“家里有几盆花儿？你大大养的？”

“有两盆，一盆仙人头，一盆洋绣球。”

“啥颜色的？”

“紫的。”

“那大爷给你剪两枝哇。”说着拿起剪刀先在那盆粉色的花盆边来回端详，来回旋转花盆，大约五六分钟后才下了决心似的剪下一支来，到了剪那盆大红的时候，依然是拿起来放不下的样子。“回去就栽上，千万不敢多浇水，放在房檐下就行啦，千万不敢说是大爷给你剪的。千万记住啊。”申先生这一连三个“千万”如今想来依然真切。

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踏上了富裕的道路，养花再也没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了。但那时街上还没有花店，想养盆花，都得向人要枝枝。

洋绣球虽然不是一种名贵的花，但在1989年以前，仍然是朔县人家里的名贵花儿。再加上这种花儿除去怕暴晒



高儒贵 书

